

亡命客（中）

飞虹铁爪杨钧见了白骨阴阳剑，和绿衣少女在爪尖前移动的神奇身法，惊得浑身发软，冷汗直流。

绿衣少女承认了他的想像，惊得如被五雷轰顶，魂飞天外，“砰”一声坐倒在地，几乎屁滚尿流。

长安第一条好汉，西北镖局第一张王牌竟然被炼狱谷一个少女，吓得精神几乎崩溃，也到了肉体涣散的地步，说来委实令人难以置信，炼狱谷的恐怖名称，难道真有如此惊人的威力么？

早些年，武林中出了两个顶尖高手，一男一女，他们在江湖行道，不但功力奇高，而且为人喜怒无常，行事更超于任性而乖张。与之所至，是了不起侠义英雄，情绪恶劣时，便成了人见人怕的恶魔。男的姓方名回，早期行道的绰号叫一笔勾魂，一枝一尺八寸的奇形魁笔，几乎成打尽天下无敌手。

女的姓董名双娥，人生得美丽超人，手下也出奇的辛辣泼野，她的剑是实刃，叫做白骨阴阳剑，据传说，这把剑是本朗建国之前，曾经是小孤山下游马当水怪的妖剑，杀人无算，剑已通玄。

本朝初，助太祖打平天下的有三个奇人，一个是周颠，一是张景华，也叫铁冠子。另一个人便是张三丰，武当派的祖师爷。周颠，有姓无名，十四岁的狂疾，在江西建昌市面做叫化子，胡说八道，狂放古怪，人皆叫他周颠。

其实他却是一个已修至半仙之体的怪人。太祖征陈友谅，周颠随行，事先他已告诉太祖，平定陈友谅毫无困难，传队到了安庆，江风静止，船行困难，太祖有点泄气。周颠却要太祖下令派人上岸牵舟而进，说是将有大风助舟，果然不错，舟动风起，船队方能扬帆上航。

船近马当，马当山水怪出现，千百头江豚滚滚而来，水怪即将出水施威，周颠已知大事不妙，便说水怪出现，这次平定陈友谅，将士折损必多。太祖心眼儿小，认为他妖言惑众动摇军心，将他绑起丢下江中。

其实，他早有打算，要独自下江灭妖，也藉机摆脱链带老爷的束缚纠缠。他在江流中和水妖决斗，不但斩了水妖，也夺得白骨阴阳剑，马当山下从此不再枉死水客。

他知道太祖的为人，知道这皇帝老爷不是好玩意，日后做太平天子，功臣们将被屠残灭尽，正好趁机会找籍口逃亡。太祖船抵湖口，他赶上了，讨了朱元璋一顿饮食，表示今后不再在人间留连了，飘然辞去，隐入庐山不知所终。

朱元璋在鄱阳与陈友谅大战，失去了周颠，不但将士伤亡奇重，朱元璋本人也几乎丢了命，假使没有牙将韩成穿了朱元璋的衣服替死投水自杀，大明的历史可能要重写，皇帝将姓陈而不姓朱，国号称“汉”而不叫“明”了。

鄱阳大战，火光烛天，若大的鄱阳湖，被双方数十万将士的鲜血使湖水尽赤，惨绝人寰。八十余万人在潮中混战，想想那时的光景便知死伤的概略情形了。

之后，周颠在天地间消失了。太祖怀念天下这个奇人，到处找他，也

许想找他做官，也许想找他杀掉，可是杳无音讯，一再派使者至庐山寻访，使者皆空手而回。后来，太祖亲自撰写了一部，“周额仙传”记其事而流传后世。能劳驾皇帝老爷亲自替他写“传”，可知他的功劳委实不小。

这把白骨阴阳剑随周颠在世间失了踪，至少如何在百余年后出现，又如何落到董双娥手中，没有人知道内情。

董双娥仗这把神剑，横行天下所向无敌，她自己取了一个难听的绰号，叫做魔剑阴煞，在她的白骨阴阳剑下，不知死了多少该死的与不该死的英雄好汉。

这一双男女，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交往，并肩行道，日久情生，终于结下白首之盟，定居在浙江天目山附近。

可是，变生不测，结不到两年，两人之间起了观念上的冲突。原来自从结婚之后，一笔勾魂认为应该不问世事，夫妻俩隐世林泉享受幸福开端，坚决反对再在江湖上荡。

尤其是他，杀孽过多，血腥满手，该是韬光养晦，修性终身的时候，也是将负起家庭重任，为儿女打算的时候了。但魔剑阴煞却不作此想，妄定不久，便又故态复萌，不时到江湖行走，少不了伸手惹事招非。

一笔勾魂多次劝告无效，几次冲突之后，夫妻反脸，一气之下，跑到四川云杨白头山隐居，岂知这一来，反而不得平安，早年的仇家认为他落了单，机会来了，一年之内共来了十五批寻仇的高手，几乎旦夕有警，难以安枕。

也因此一来，一再刺激之下，他被激起了早年的豪情，也引发潜伏在心中强悍杰傲的潜在天性，一怒之下，立即召集他早年的好友和部下，在白头山下山谷建了一座恐怖的地向，取名叫做“炼狱谷”，不但机关密布，也是处死入侵仇家暴尸示众的可怖地方，残忍的报复性风暴刮向江湖，炼狱谷的人成了江湖人人闻之丧胆的鬼地方，被押入谷的好汉，活着出来的人，如不是故意放出以示警江湖的朋友，绝不会有凭自己能力逃出的人，放出来的人，也是些面目全非，惨受折磨的怪物。因此，炼狱谷成了撼武林的恐怖鬼域。

一笔勾魂自己，也改了绰号，叫做不光客，意思是说，他要走他自己的路子，不再做放下屠刀改邪归正了，自喻是人间行客，往来与江湖之间。

后来，他的妻子魔剑阴煞回到他的身边，他的条件是，炼狱谷的女孩子，如果不是被人所迫，不许主动生事。

他们有了儿女，一男一女，都成了家，在谷中享福，不到江湖走动。自从有了儿女之后，炼狱谷的人绝迹江湖，除非有人到谷中找麻烦，他们不再外出。

炼狱谷杀气渐消，谷中人不在江湖走动，似乎与江湖脱节，但可怖的往事仍在江湖流传，当年惨烈报复的骇人传闻，仍长流在江湖朋友的脑海中，难以磨灭。

这些年，谁也没有见过炼狱谷的子弟，白骨阴阳剑和魁星笔，渐渐被江湖晚辈淡忘了。

终于，白骨阴阳剑在这古老的长安出现了，持剑的人是个美貌绝尘寰的小姑娘，炼狱谷的人终于不甘寂寞，重新光临江湖了。

飞虹铁爪惹下了大祸，找上炼狱谷的女孩子递爪无礼了，糟！西北镖局杨局主有家有业，即使敢和方小娟动手，或者出动所有高手大举进攻，也

许有侥幸的可能，或许可以击毙主婢三少女，但日后炼狱谷可怖的惨烈报复，举目江湖，能保全西北镖局也许有，却毫无疑问将会血流成河，敢于担承的人太少太少了。

飞虹铁爪丧了胆，虚脱地叫：“方姑娘，在下有……有眼无珠，多……有有冒……冒犯……”

方小娟突然幽幽一叹，收了剑说：“炼狱谷的女孩子走江湖的宗旨，是人不犯我我不可犯人。你也太冒失了，生意人和气生财，何必如此嚣张？今后再不知检点，后果不问可知。

你走吧，我不杀你，请记住，刚才那位小花子与他的两位同伴，贵局的人请高抬贵手，不然，本姑娘拿你是问。”

飞虹铁爪大喜，一跃而起，拾起铁爪紧好，一躬到底说：“方姑娘手下留情，杨某心感大德，刚才得罪……”“少局主请便，不送了。”方小娟含笑抢着答，而且不受礼，闪在一旁。

流水行云和白衣龙女并未定远，急转之下这变故令她们一怔，炼狱谷的姑娘并非传闻中的可怕哩！而且这位小娟不但风华绝代，更气度超人，柔和清丽的笑容，不象是个女英雄，轻易地放过了飞虹铁爪，这份度量委实难得。

“这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小姑娘，炼狱谷有这位姑娘，江湖幸甚。”流水行云自言自语，不住点头。

飞虹铁爪还不知方小娟的用意何在，放他是真是假他弄不清，反正得赶快离开这儿逃命要紧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赶忙行礼告退，率了一群好汉，牵着坐骑奔出官道，方敢飞身上马如飞而遁，拼命鞭打坐骑，恨不得要马儿多长出四条腿。

方小娟主婢三人牵着坐骑而行，她看了白衣龙女一眼，含笑颔首，有意招呼，却又碍于有流水行云在旁，一个女孩子总不能主动向不相识的人搭讪，虽则流水行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，总还是男人。

白衣龙女却极不友好地瞪视着方小娟，她听到方小娟警告飞虹铁爪，不可向文昌三人寻仇，想来必与文昌有交情，这丫头迷了心，她对文昌有好感，却不愿别的女人对文昌有好感。尤其是方小娟如此秀美，她更不愿意啦！幸而她对于炼狱谷的可怖声势，所以不敢发作，不然她定会上前质问方小娟和文昌之间的交情，甚至有反脸的可能哩！女人，真是奇怪。

方小娟却不知内情，她感到白衣龙女的目光极不友好，对她的善意颌首却报以凶狠的目光，令她并不计较，仍保持着明朗柔和的微笑，上马走了。

流水行云直至三位姑娘去远，方与白衣龙女牵坐骑上马，奔向府城。

方小娟主婢三人到了存福寺，立即将消息传出了。在她们前后五里地，共有两批客商赶路，这些客商中，有炼狱谷的十余名无敌高手。全隐去本来面目，暗中负责保证小姐的重责，实力十分雄厚。

府城中，两群客商开始分散，暗中访寻文昌三人的行踪，布下天罗地网。

文昌和黑铁塔却不在府城，他们仍在南门外逗留，而且便向南走，经过大善寺，走向樊川。他们不走大路，抄官道右方小径信步而行。他们在等待，等待天黑光临入城与小花子会合。

冰雪溶解了，小径上不太好走，原野中，小麦快露出头了，埋在雪中越冬，当积雪溶解后小麦将以旺盛的精力尽快的生长。除了麦田之外，田间

有一些小丘和地隙出现其间，凋林零星罗棋布，却趋不到人踪，远处土围子传来三两声狗吠，打破四周的沉寂。

已经未牌正，他们在一座树林中睡了一觉然后信步而行，小径已经不见了。

忽地，文昌摇头一看，“咦”了一声说：“怪！明明看到身后有人，怎么一无所见？”

黑铁塔环顾一周，说：“兄弟，你大概见了鬼，原野寂静，那儿来的人？”

“真的，我的眼角忽见有一个灰色的人影，扭头的刹那问却又消失了，不是见鬼，也非眼花。”文昌沉重地说。

“管他娘！即使有人，又能怎样？原野茫茫，打不赢咱们同样可以溜之大吉。咦！前面真有人。”黑铁塔低声叫，用手向前一指。

他们正站在一度凋林边缘，前面约里余有一排绵长的枣林，从东南伸延至西北，紧紧接着他们站立的凋林。果然不错，正前面枣林边缘，缓缓地出现一个穿老羊皮外袄的人影。相距不远，倒还看得真切。

有人并不足怪，但那人身上带了刀，只要看第一眼，便知是一个轮任放风的人，因为那人半掩在树后，借树隐身，向四周用目光搜视。

文昌和黑铁塔皆掩在树后，所以未被对方发觉。文昌注视片刻，说，“走！咱们去瞧瞧，有人在那儿为非作歹。”

“走！由右面途树掩近。”黑铁塔答。

他们向右后方慢慢地退走，不久便进了枣林。枣林不太阔，后面是一道山沟，严格地说来，不算是沟，而是一道地隙裂缝。宽约三五丈，风化的断地层形成齿牙交错的陡壁，有些陡壁是黄褐色，有些却是鲜明的黄土，那是垮场不变了断层，深也有三四丈，潮湿而泥宁，看样子，可能早已久了一条河渠的只是还没有水而已。形成他们不想在下面走，但枣林尖刺群生，在内行走不易。

沿林缘急走。林缘参差，他们的路已不可能是直的，走不几里地，到了枣林最突出之处，便借树掩身使前看去，穿半袄的人早已不见了。

而三里外更远处地平线上，十余匹健马正荒急驰，向东狂奔，马上的不易看清，渐渐去远。

“他们走了，我们不该绕道。”黑铁塔慢慢地说。

“且上前瞧瞧，看他们为何在这人畜不到的地方逗留，也许会留下些什么哩！”文昌接口。

“走！”黑铁塔叫，撒腿便跑。

还没有到先前发现人影之处，便感到血腥触鼻。黑铁塔像一条发现的鹰犬，脚下加快大叫道：“狗娘食的！他们在这儿杀人。”

文昌的轻功高明得多，吸入一口气向前急射，挫低身躯钻入林中，循血腥愈来愈快的方向急掠。

两人到了土丘旁，倒抽一口气，呆立在上面，只感到毛骨悚然。

下面靴痕杂乱，对面直削如被刀切的泥壁上，挂着八具鲜血仍在淋淋的赤裸尸首，手脚被人用坚硬的枣枝钉牢在土壁上，离地高约一尺，惨状令人忍不睹。

尸骨上端，有人用刀剑划了八个大字：“叛逆者戒。不许收尸。”

之外，没有再留下任何标记，也没有具名，留字的人似乎知道必定有人会发现尸骨似的，所以留言示警。

八具尸骨，处死的方法各有不同，砍开脑袋，挖掉双目及鼻唇，破胸、剖腹、裂肢……而手脚上的枣木大钉，已足以致人于死了，何必再加折剖？凶手太过残忍了。壁根下的鲜血仍未完全凝固，尸骨上的鲜血仍不断地向下淌。触目惊心，偌冷的天血仍未凝，可知凶手行凶的时刻为时甚短，乃是刚才发生的事。

黑铁塔虎目圆睁，切齿道：“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些杀人凶手太狠了。狗娘养的东西，假使让我撞上便好了。”

文昌一面找路往下走，一面问：“大哥，可看出是什么人下的手？”

“看留字的口气，可能是黑道人所为。”黑铁塔答。

“快！看看是否还可以挽救。”

已用不着他们费心了，八具尸骨的脑袋垂得低低地，显然已全部死去。文昌伸手向脑腹为完整的尸骨探索，一面探一面摇头，探到第五具，突然大叫道：“这人还有一口气在。大哥，放他下来。”

黑铁塔功行指尖，奋起神力分别拔出四枝枣木大钉，由文昌将人扶着，放在地下躺乎。

文昌取出针盒，在内关，间使，曲泽三处穴道连下三针，上受百会，下拍大椎，再推拿气海，一面说，“也许可在这人的口中间出一些端凝，咱们既然管了这闲事，任何危险吓不倒我们。”

这具尸骨双目已被摧残，眼珠吊在眶外十分唬人，鼻子嘴唇全挨了刀，只留一丝皮肉吊住，小腹上被割了一刀，五脏外挤，但仅伤皮肉，内脏并未被毁坏，下手的人手法极为高明。

片刻，尸骨竟然吁出一口气，活了。

“老兄，你被谁所伤，贵姓大名？”文昌在尸首耳边沉喝。

尸骨的呼吸逐渐加强，牙嘴开始动了。嘴唇虽割掉，口腔并未伤。久久，突然用不易听清的声音说，“金……夺……银刀……唐河……逸客骆……”话未完，脑袋一歪，断了气。

文昌摇头道：“枉费心力，无法回天。”

黑铁塔张口结舌，说：“我料错了，不是黑道恶寇所为。”

“金夺银刀是谁？”文昌抬头问。

“金夺银刀是无尽令主秋痕的左右手，叫吕光祖，为人义薄云天，是个了不起的武林英雄。唐河逸客骆长城，是枣阳唐河东岸的名武师，使名满湖广。两人都是白道英雄，咦？怎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事？”

“哼！无尽令主就不是个好东西。”文昌悻悻地接口。

“兄弟，不可乱说。”黑铁塔反对文昌的说法。他脑筋直率，以前文昌会对小化子说过二主同流合污暗中勾结的事，但他并不以为然。

“事实摆在眼前，临死的人不会说谎的”。文昌答。

“我仍然怀疑。怪！这两人到底是谁下的手？”

忽地，上面传来直震耳膜的声音：“如海，先把人加以掩埋，人死入土为安。”

只闻声不见人，人足然在土岸上。黑铁塔一怔，向上叫：“是姑娘么？”

“蠢材！还要问？”上面的人叫，不见人影。

黑铁塔拉住正欲向上纵的文昌，低声说，“那是我姑姑，佛名叫明因，她老人家来了。”

文昌向左沿土崖走，在不远处找到一个破败的窟洞，原来这一带早年

有人居住，利用崖壁建了窑洞居住，年代已久，窑洞已塌大半，成了狐鼠之穴。

两人将尸骨拖入破窑中，再用枣木枝弄垮上端的土壁，轰隆隆倒塌声中，破窑闭死了。

两人纵上崖顶。文昌怔住了，脸色一变，吃了一惊。

那儿并肩站着两个老尼姑，一高一稍矮。左面上首稍高的老尼姑，手执佛尘，握着一个长布包，正向文昌微笑。

文昌一看尼姑的灰白袍，和她的佛尘和长布包，便知布包的是长剑，正是在府城中时隐时现紧钉不舍，被疑为千面师太的怪尼姑，不由他一惊。

他想跑，老尼姑却向他点着佛尘叫：“娃娃，过来，你想跑绝对跑不了。”

文昌一听口音，暗叫完了，果然是千面师太，大概跑不掉，附近可以物身溜脱的地方还在三里外，怎跑得掉？硬着头皮跟着黑铁塔走近，乘黑铁塔向另一老尼姑行礼，运功让身冷冷地道：“你定是千面师太。”

“贫尼并未否认。”千面师太微笑着答。

“咱们还不知死在谁手，我蔡文昌并不怕你。”

“嘻嘻！贫尼不要你怕。”

文昌从臂套中撤下小剑，光华闪闪，立下门户叫：

“先接你几招，再用暗器击你。”

黑铁塔脸色九变，向明因师大叫：“姑姑，你认识千面师太？娃儿要和蔡兄弟联手斗她一斗，她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

“不可无礼，去见过千面师太前辈。”明因师太含笑说。

“不！这老尼……她老找蔡兄弟的麻烦，不理她。”黑铁塔叫，嗓门够大。

千面师太却向明因师太短首会意地一笑，说：“道友请带令侄离开。”

文昌乘千面师太扭头说话的之间，抓住机会扭头便跑，飞跃下沟，沿浮向东北展开轻功狂奔，去如劲弓离弦，耳听黑铁塔在大吼：“不！不！我不回去，我要与那浪得虚名的千面……”

“你敢？你造反？爬下！”明因师太喝道。

不要为黑铁塔耽心，黑铁塔早已告诉文昌他的家庭状况，明因师太不但是他的姑姑，也是他的师父，对他十分喜爱，不会对他怎样。

文昌全力逃走，明知不是千面师太的敌手，不逃才是傻瓜。狂奔了两里地，土沟将尽，眼前出现了已抽苞芽的丛林，相距不足半里地看样子定可脱身了。他扭头瞧，身后已不见了千面师太的踪影。

他仍不敢大意，全力向从林方向狂奔，距林缘还有五六丈，方放缓脚程，吐出一口长气，自语道：“这老尼姑阴魂不散紧缠不休，麻烦得紧……”

声未落，林中灰影倏现，千面师太的语音入耳。

“才来么？累贫尼久等了。”

文昌大吃一惊，暗骂自己该死。山沟弯弯曲曲，像是钻鼠洞，又看不见顶上的景物，对方仅可以直路在前面等待，等于堵住了洞口，真是昏了头，为何不早些儿上沟顶逃走？这时已经后悔莫及，除了放手一拼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
他拔出小剑。左手也扣了三枚银羽箭，止步冷笑道：

“不是你就是我，咱们生死一决。”

千面师太若无其事地走近，说：“你这把小剑很好，你难道是虬髯客的传人？”

“废话！蔡某从未拜师受艺。”文昌冷冷答。

千面师太笑容更浓，接着问：“你这把剑，叫做《幻电》，在雷雨交加中施用，可发出三尺光华，挥舞时如同电光连闪，无坚不摧。剑身乃是洪荒惊雷龙的巨齿所造，比神剑鱼肠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此剑原说被一名丹士遗留在王屋山中，而被虬髯客吴信在偶然中得到，他却不知小剑的神异实贵，会经用来当暗器使用，几乎丢了。你如果不是虬髯客的弟子，怎会有这把幻电小剑？”

提起小剑，勾起了文昌的可怖回忆，江畔的老怪人那一掌一脚，几乎令他沉尸黑龙潭喂王八。他哼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“在下不知虬髯客是谁，这把剑是一个老不死交给我的，要我把这剑替他找五髓龙角芝救命，我替他找到了，他得救了，却要我的命，幸而我在千钧一发中落水逃得性命，哼！你们这些浪得虚名的武林前辈全不是好东西。”

“哎！怪不得那家伙仍然活着，非我人妖又有麻烦了。”

文昌心中一动，想到小花子方小山告诉他的武林密闻，曾经说过非我人妖会用奇毒扎膝虬髯客的事。他想：“喂！那老怪人不是有满脸虬贵么？定然是他，这老狗可恶。”

他一面想，一面留意退路，道：“千面师太，不必废话了，你为何不上。”他知道暗器不易奏效，从长乐门外那一飞刀便可看出千面师太确是艺臻化境，暗器不易近身，如无一掌必中的把握，他不愿浪费暗器。

千面师太一声轻笑，扬拂踏进叫：“小辈，亮出你的绝学来，接招！”

文昌心虚，在武林十三名绝项高手之前，他一个初出道的小猫？如果说不怕，未免欺人自欺，他运功让身，六合如一，开始八方游走，在拂影外飘掠避招，在三照面之前，他根本没有接招反转的勇气和准备。

拂上传来的暗劲潜流，迫得他气血欲敏，呼吸困难，但见四面八方全是拂影闪动，想脱身已是力不从心，他似乎已被天罗地网困住，躲不胜躲，刚避过一拂，另一拂又接踵而来，除了拼命躲闪之外，毫无办法自救。他手中的小剑派不上用场，跟不上对方的快速狂攻招式，刚伸剑接招，但对方的招式已变，从另一方向攻到了。

在拂影飞腾中，响起对方冷冷地哟喝：“蠢材！接招化招，乃是下乘之着，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。你忘了抢制先机四字？故动我招已变，必须找机会抢攻，光挨打怎成？”

文昌冷汗直流，闪避已是不易，如何能进招？见鬼！但他聪明绝顶，突然醒悟，一声吃喝，小剑连划三道光环，大旋身向侧一闪，诱追咄的狠招跟来。

果然，拂尘风吼雷鸣，截住他的旋转方向，劈面抽到，他却在身形倏动之际，半途迅疾折向，不理睬截来的拂影，佛尘自然落空，他却到了另一面，幻雷小剑飞旋而出，抢到机会了，猛攻千面师太的左肋。

“这才象话。”千面师太高声地叫，急攻五招。

文昌心中大定，他不再被动挨打了，一面用幻雷剑主动找佛尘，一面抓机会柔身追进，在对方三招狂攻下，他竟然可以回敬一招了。

同时，他已看出千面师太的佛尘不敢碰他的小剑，而且袭来的如山暗劲，还无法攻散他的护身气及气功。因此，他的胆气也壮了些，不再心虚得畏首畏尾了。

再换五次照面，千面师太的语出：“小心了，全掏出你的真才实学，打！”

喝声中，佛尘不见了，换了一双大袖，袖口双手不住吞吐，双方距离拉近，几乎贴身相搏了。

文昌吃了一惊，贴身相搏，最为危险，对方竟然收了拂尘徒手相搏，显然胜算在握，手和衣袖也必定比佛尘更厉害不然怎敢用徒手搏他的幻雷剑？近身相搏，短兵刃占尽上风，险之又险，老尼姑太晚不起人了。他心中又惊又怒，一声长啸，迫进连挥五剑。

第五剑出手，“扑”一声响，手腕被突如其来的一掌拍中，他感到整个右手如中电极，麻木不仁。

另一文大袖，已经从胸膛拍入了。

“咻！”他大吼，左手全力斜推而出，双掌凶猛地左右齐飞，奋不顾身打个两败俱伤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掌接袖实，巨大无比的凶猛劲道，震得他左手麻木，身不由己，飞退丈外，飞起的两脚自然落空。

灰影迎面迫到，如影附形，喝声入耳，“那儿走？”

他两手活动不便，仍死死抓住幻电剑，但左手指缝中的三枝银羽箭，已经碎折掉落地面，老尼姑的神劲可怕极了。

投生的本能支持着他，立即顺势便倒，用上了高手不惜的“懒驴打滚”身法，滚出丈外。

不等他站起，灰影又到。他大吼一声，双腿盘、勾、踢、踹、拔、扫，全用上了，脊背着地，奋起全力贴地狂攻。

可惜！他差得太远，在地上盘了两圈，“啪”一声巨响，右小腿外侧挨了一掌，接着脚踩被人抓住，耳听一声“起”！身躯便腾空飞起，被人拉起抛出三丈外，“砰”一声跌了个昏天黑地，幻剑小剑脱了手。

还没等他挣扎，两个指头已制住了他璇肌穴，接着身躯被提起，抓住腰带提入矮林中。

千面师太将他搁在一株树根下，上身倚在树杆上，手掂幻电剑，站在他面前冷冷地说：“你这小贼还跑得了？有你受的了。”

文昌绝望了，但宁死不服气，切齿地道：“不要脸！咱们无仇无怨你苦苦追踪所为何来？”

“你不否认你做贼吧？”

“不错，在下从没想到否认。”

“你不否认你是淫贼吧？”

“闭嘴！你放屁！”

“哼！你倒是骨头硬。不给些苦头给你吃，你不会承认的。”千面师太，顺手将剑插在树上，蹲下身子，厉声又道：“给你两条路，任你选择。”

“在下耳朵没聋，鬼叫什么？”文昌也大声回答。

“其一，你继续强硬否认你的罪行，自寻死路，准备受刑，其二，随贫尼走江湖服弟子礼。”

“哼，向你这种浪得虚名的怪物服弟子礼？你做梦！”

“你不怕死？”

“在下怕死，但却不愿耻辱地活着。”

“贫尼侠名满天下，随我行道是你的光荣，怎地说是耻辱？”

“哼你的侠名和无尽令主一般，欺世盗名而已，你既然自认侠义，为何要收我这强盗淫贼做弟子？显然没安好心。你的侠名在我心中，比死狗差不

了多少。”

“看来你准备受刑而死了。”

文昌心中一动，突然说：“不！在下愿随你走江湖服弟子礼。”

千面师太一啊，“啪”一声抽下他一耳光，厉声说：“你突然改变态度，是何居心？”

文昌口中血出，却哈哈大笑道：“让你猜中了，我要我机会杀你。”

千面师太微微一笑，一把抓起他按在地上说：“浪费口舌，太不值得，先废了你再说。”

“叭”一声响，她一掌拍开了所制的穴道。文昌手上的麻木感已经消失，穴道被解，本来不能立即活动，但他的气极气功乃是玄门绝学，修为精纯，竟然不受影响，立即全力一掌拍出。

可是棋差一着缚手缚脚，手一动便被制住了。千面师太“咦”了一声，双手立即齐动，指掌并施，向他浑身重要经脉下手，拍点扣弹拿捏揉敲，一阵凶猛的播弄，令他感到浑身骨骼象被拆散着，经脉弛后而张，伸缩不定，筋络象被拔出绞扭，痛苦难当。

没有机会让他反抗，虽则穴道并未被制，千面师太不仅下手极快，而且沉重，且有一阵阵时冷时热的奇异暗劲，迫向他的身躯内外，没有他挣扎的余地，痛澈心脾的感觉，也令他浑身脱力。

在痛苦中，他想起那次漂浮在黑龙潭的情景，怪老人那一掌令他浑身发冷而麻木，他是用练气功度过难关的。

他心中仍然清醒，强忍痛处，吸入一口气，开始运功相抗。

真气紧而后散，散而又紧，在令人难忍的打击下，他不灰心，一再努力凝聚真气，经过十余次的失败，他成功了，真气开始运行，向刚被打击的经穴运去，果然减去了不少痛苦。

在痛苦中，他敛神内视，却没有看到千面师太额上出现了汗珠，她的体外雾气蒸腾。

同时，他运真气相抗，无加细想，竟未发觉千面师太指掌打击的方位，是按经脉的走向拍击的。他竟未想到，假使对方仅是随意拍击令他痛苦，岂会有有条不紊？他的真气又怎能运经被打击的地带？只消东一指西一掌，真气不散才有鬼，任何绝顶高手，也无法使真气在极短的刹那在各处追南逐北应付打击。

他忍受下来了，在玄极气功的疏导下，痛苦渐减，但仍然虚弱无法反抗，正待行功聚力作全力一击，耳中又听到一声“咦，”更重更深的打击又再次光临。

他忍受不了，呻吟了一声，行将昏厥，忽地，气血二门被按上两支乍寒乍热的手，一般尚可忍受的奇异劲流注入经脉之中，喝声入耳：“全力行功，打通任督。”

他灵台一清，神智一震。不久，他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，气机蓬勃，玄极真气开始循二脉上升运行。得到外力的催引，事半功倍，不久，脑中嗡然一震，之后便万籁俱寂，丹田一股热流冲开了尾闾，沿督脉升至玉枕，感到有一种奇异的震撼力令浑身如中电触，一震再震，三震之后，热流下降，进入两脉之交，方回降丹田。

之后，他进入恍惚杳冥之境，物我两忘，已不知身在何处，只全力以神卸气，对身外物无以兼顾了。

不知经过了多久，也记不清真气循环了多少周天，反正已到了灵台清明，先天真气平静地在体内流转，生生不息，而且浑身似乎暖洋洋精力充沛。

他有能力反抗了，但他不再反抗，他知道千面师太正以本身数十载的精纯修为替他打通任督二脉，但他仍不明白，千面师太为何要对他一个陌生人给予如此厚重的恩施？真是不可思议。

他正在揣摸其中缘故，耳中又响起千面师太的吆喝：“你任督已通，但仍不足以行道江湖。站起来！我教你一些保命防身及进击的基本功夫。”

他不站起，拜倒在地说：“晚辈诚心感谢老前辈的成全大德，但……”

“别废话！”

“晚辈无状；必须叩问老前辈为何……”

“你听着，贫尼横行江湖近一甲子，亦正亦邪，毁誉参半，但我不在乎。今后，贫尼将南下普渡清修，与武林绝缘，退出江湖，遗憾的是，直至目下为止，贫尼尚未找到一个有根基的而天资超人的传人予绝学，深为以憾，你在华山潼关道上，便被我发现了，直至那夜你与剑狐星的爪牙生死相决，我仍未发现你的过人天赋。黑旗令主夜袭杜氏庭园，我也赶到那儿坐山观虎斗，你与非我人妖在室中的情景尽入我目，贫尼姑于发现你正是我要找的人，非我人妖虽坏得无可救药，但眼界极高，假使他与你有肌肤之亲，你如果是不堪造就的材料，他也不会让你离开替他在江湖做暗目。之后，你的一举一动，皆在贫尼监视之下，深令贫尼满意。而且贫尼南海之行，行期已刻不容缓，急需寻到传人免致绝学失传。可是，你我已无缘份，你的奇异武功乃是邪门外道。贫尼虽则失望，仍愿助你打通生死玄关再上一层楼。贫尼已放弃授徒之念，以半日光阴传你一些防身小技，也算是贫尼一点心意。今后，贫尼在普陀苦修，不可透露贫尼的行踪。如非有关生死大难之事，不可至普陀打扰贫尼的清修。站起来，你必须好好留心领悟。”

小花子方小山从林曲小酌村店溜走，直奔府城东南郊外藏身，二更天，他开始越墙而入，走向鼓楼。

三更初，夜市徐散，他夹在人潮中，沿东大街扑奔鼓楼。距鼓楼还有半里地，忽地，右面一条小街上踱出三名穿皮袍的中年人，走近后突然掀起皮帽，躬身行礼，状极恭敬。中间那人团团脸，一团和气，含笑发话道：“奉主母手谕，请公子随属下……”

小花子往左退，撇着嘴抢着说：“不！半年后我会自己回家。”

身后，是另三个从左街出来的人，一个说：“少爷，主母心情不太好，盼望极殷……”

小花子扭头便跑，跑不了三五步，突然站住怪叫道“你要找麻烦，我骂你。”

那是三个同样穿着的人，中间那人年纪大些，约六十上下，三眇长须已现灰影，一双虎目闪闪生光，国字脸膛，狮鼻海口，不怒而威，但笑容十分开朗，背着手说：“少公子，怎么？要骂你的彭叔？赫赫！小捣蛋，年来没听你骂我的声音了。小少爷，你不知我是如何的惦念你哪！我真想听听你那泼野的叫骂声，但这是大街之上，回去再骂不好？”

小花子低下了头，仍撇着嘴说：“彭叔叔，不要追我，半年后我会自己回去的。”

彭叔摇摇头，道：“你爷爷身在谷中，但你在江湖的举动瞒不了他老人家。他老人家认为你太好，到处惹事生非，恐怕有危险。这次你在府城惹上

了西北镖局，黑旗令主可能要大发雷霆。而且，你姐姐正在等老妖僧碧眼青狮，你再闹下去，必定惹事，所以奉他老人家的钧渝，必须持你立即启程返回云阳。”

“不！我有我的事，各行其事，互不干扰。”小花子答。

“小少爷，你的事正是要再闹西北镖局，碧眼青狮是杨虎的师父，你再闹，必定干扰令姐的大计哩！”

“要不！我帮姐姐一手。”

“不！那会打草惊蛇，你姐姐不会肯。”

“少管我的事，彭叔叔。”小花子暴躁叫。

彭叔态度坚决，说：“老人家曾交代过，小少爷如果不听……”

“你想怎样！”小花子抢着叫，向左方缓移。

“强制返回。”彭叔沉着答。

小花子身形疾闪，要从包围中冲出。

彭叔大袖一拂。大手伸出袖口朗食中二指点出，说

“用一颗养神丹给小少爷吞下，走！”

小花子只感到右肩夹骨上风皇入洞穴一麻，浑身脱力跌入一名大汉怀中，狂声叫道：“不要，不要养神丹，不……”

另一大汉已走近捏住他的牙关，将一颗丹丸塞入他口中，不由他不吃，伸指一点一送，丹丸便滑下咽喉。彭叔却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如果不用养神丹，半路上你会捣蛋溜开怎成？三天吃一颗，你不仅安静，还对你练功有益。走！”

一群人挟着小花子走了，奔向药门一间客舍。

黑铁塔被明因师太擒住，带回府城，真巧两人刚在东市走了一圈，在大街劈面遇上了。

大汉半挟半挽着小花子，小花子渐渐陷入睡眠状态。衣着褴褛的小花子夹在一群穿皮袍的人群中，确是够岔眼。黑铁塔走在明因师太的右侧后，正在打主意溜走，虎目东张西望，留意溜走的路线。

这晚上市面气氛有点不太正常。平时，大善寺的喇嘛曾化入黑关城门之间，除了有事必须逗留在各处寺院或者王府内庭外，都按时返回大善寺。但今晚不同，街上不时可以发现三五成群的红衣喇嘛，目光炯炯四处巡走。

明因师太一面走，一面低声说：“你用不着打主意溜走去你的兄弟了，也许千面师太已带着人远离府城一二百里啦！”

黑铁塔从三个红衣喇嘛的空隙中，看到了后面的小花子，吃了一惊，天！精灵古怪的小花子，怎么落在对头手中了？大事不妙。

他是个直性人，不怕生事，一声大吼，火速抢出叫道，“小花子，你怎……”

他不客气，大手一伸，拨开喇嘛枪入，声势汹汹。

三个喇嘛不是善类，怎肯让他撒野从中间冲过？中间大喇嘛一声不吭，巨手疾伸，猛抓黑铁塔的腕脉，同时冲进，撞上了。黑铁塔了得，发觉不对立起反应，沉肘翻掌反手便勾，两只大手扣实了。

“砰”一声响，双方也在同一瞬间接实，两人同时“咦”了一声，双手分开，大喇嘛退了三步，黑铁塔只退一步便站稳了。大喇嘛凶睛怒突，怪叫道：“大个儿，你王八蛋掉了魂？你……”

“贼和尚，你他妈的找麻烦？”黑铁塔抢着叫，声如打雷。

大喇嘛身材魁梧，黑铁塔象个巨人，两人碰了一肩搭了一手，双方都

反应够快，也都深怀戒心，所以一触即分全都破口大骂。

明因师太赶忙上前，叱道：“如海，你又闹事？”

彭叔已听出黑铁塔在叫小花子，当然也知道是小花子两位朋友之一，挥手令同伴带人先走，率领两名大汉迎上，先袖手旁观。

明因师太出声已晚，黑铁塔已和大喇嘛动上了手，拳掌风雷俱发，象在拼命。黑铁塔以为小花子在大喇嘛的同伴手中了，手下岂会留情？抢入连攻三掌五拳，势如疯虎。

街心人群大乱，怪叫声此起彼落。

另一喇嘛三声大吼，截住了明因师太，立掌当胸作势拍出，喝道“老尼姑，你也算上。”声落，反掌当胸拍去。

明因师太冷笑一声，念声，“我佛慈悲”！抬手一拂，“啪”一声脆响，掌背拂中大喇嘛的脊骨。

“哎……”大喇嘛狂叫一声，左手捧住右腕，踉跄后退，额上青筋跳动，双目睁得大大地，如见鬼魅。明因师太站在那儿，用冷冰冰的语音说：“孽障！聊施薄惩，以示做成，可免尔日后杀身之祸。”

彭叔淡淡一笑，低声向同伴说：“有明因师太在，用不着咱们耽心了，走！”

三人往人群中一钻，走了。

黑铁塔一阵狂攻，将和他相撞的大喇嘛迫退了丈余，另一喇嘛立即加入，三人缠上了。

人群大乱，明因师太感到不对劝，抢入叫：“停手！大街之上……”

她到了一名喇嘛背后，喇嘛一声大喝，大旋身掌斜挥，一面叫：“毙了你……啊……”

明因师太不动声色，等大掌削到，突然伸掌切出，迎住对方的掌缘，大喇嘛掌骨立碎。

同一瞬间，她向前挥袖，“啪”一声巨响，大喇嘛应掌而飞，迎面跌出文外，在地上呻吟挣扎。

似乎在同一瞬间，黑铁塔枪入另一名喇嘛怀中。

“砰啪啪！”三声巨响，大喇嘛击中黑铁塔一拳两掌，掌中肩拳着胸。

可是黑铁塔勾住了喇嘛的左肩，三记打击由于相距过近，力道未能全部发挥，黑铁塔挨得起。

“砰”黑铁塔回敬了一拳击中喇嘛的小腹脐眼，再两声“扑扑”！喇嘛左右颊挨了两记重拳。“恩”了一声，摇摇晃晃向后倒，口中血水往外流。

黑铁塔一声虎吼，飞起一腿，把大喇嘛踢翻，扭头向人群中急冲，要找小花子的踪迹，趁机会摆脱明因师太，溜之大吉。

同一期间文昌在灞桥恭送千面师太东行。千面师太对他说：“你有野心，却又不全力以赴，我感到你这人有点怪，也似乎缺乏称霸武林的信心和勇气。”

“晚辈并不想称霸武林。”文昌诚恳地答。

“你的神奇武功白练了。你很聪明，可惜不能领袖武林。”

“老前辈明鉴，练武不在于称霸武林，该做的事多着哩！”

千面师太不住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该做的事多着哩！但愿你好自为之。不管你日后做什么，别忘了，不伤天害理，可以对天地鬼神，必将无畏无惧，事无不成。我不反对你以真面示人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行道江湖，但记住我

的话，总有一天你会用得着化装易容术的。你该去了。千里搭长期，终有尽日，好自为之。”

文昌长揖到地，说：“老前辈珍重，晚辈不送了。”

千面师太大袖一挥，流光逸云似的向前疾射，隐没在夜幕之中，冉冉而逝。

文昌直持千面师太的身影消失许久，方转身奔向府城。这条路他已经不陌生，距三更整还有一个半时辰，用不着赶路，他仅用略快于常人步行的速度大踏步急走。

正走间，后面响起身袂飘风之声，没有雪光夜黑如墨，但他的目力超人，在三丈内仍可辨物。

来人已到了身后，是三名身材雄壮，齐下挂着包裹的劲装大汉，背上插了长剑，正用轻功赶路。

直等到来人已到了身侧，方扭头瞥了一眼。

在扭头的刹那间，眼角清楚地看到三人身后有人影紧盯不舍，便猛地轻些儿。怪！确有人影，在三人的身后不足五丈，但却向路旁一闪，鬼魅似的消失在树林中。

“咦！”他发出一声轻呼，那人影身法好快，他只见到一个模糊的影子，长袍飘飘，之外无法分辨。

原来三个劲装大汉最左一人，向路旁掠出，口中说道“等我，我方便方便。”

另两人站住了，在路旁中等候。文昌往前走，心说：“怪！跟踪的人，难道连人方便也算准了？这个人好厉害，可是仍难逃出我的眼下。”

他走他的路，后面三个家伙都在路旁拉升裤子小便，并排儿小解。

他走了十余步，再扭头一看，心中一惊。

三大汉一面小便一面低声说话，包裹已挪至身后。就在他们扭头回望的刹那间，一个黑影奇怪的身法在路石掠出，毫无声息，象个无形质的幽灵，眨眼间欺近三大汉的身后，随即向后掠，重新隐入出来的地方。

他日力奇佳，已看出这黑影绝非刚才所看到的穿长袍的跟踪人影，他想：“喝！今晚这条官道龙腾虎跃哩！”

忽地，中间的包裹散了“扑扑扑”！衣衫杂物下堕，原来包裹已被割破了。左首大汉一惊”叫：“大哥……你……糟！三弟……咱们……”

右首大汉一声长啸，追踪黑影入林。左首大汉一把扶住中间大汉，怒叫道：“王八蛋，灵台穴被制死……”叫声中放了人，追踪三弟去了。中间大汉身躯一晃，突然砰然倒地。

三弟机警绝伦，追踪黑影入林，向黑影发射三枝暗器，一面大喝：“朋友留下啦！你好大的狗胆，看！”

黑影将夺来的一个小布卷揣入体中，闪在一株巨树后，三枚暗器落空；大喝：“你也接我一手。”

文昌听声音有点厮熟，心中一惊。这人的声音，得他从遥远的梦境中突然清醒过来，遥远的记忆拉回现实了，黑龙潭旁的情景一道闪光在脑海中突然映现，他向路旁一闪，幽灵似的消失了。三弟追黑影时的响声，引来在后面半里地的四个大汉，狂风似的赶来增援，赶上了。

黑影避过二枚暗器，在树后扔出两把飞刀从另一面抢出，拔剑大吼道：“留下万儿，为何向咱们兄弟下手暗算？”

黑影两飞刀落空，人已闪到另，株树后隐身。树林并不密，不易藏身，被盯上后不易将人甩掉，只好拼命，一声长啸从侧方扑出，手中一把龙首短杖风雷俱发，抢到连发三杖，挣！铮铮！”三弟挥剑便接，火星飞溅。

另一名大汉到了，挺剑扑上大吼道：“是这可恶的老狗，缠住他。”

“大哥怎样了？”三弟一面攻招一面问。

“恐怕完了，宝物已失。”大汉答，抢上从旁夹攻。

三人在林中舍命忘死狠拼，逐渐向林中移。官道上，吼声传到，后到的四名大汉抢入林中，最先一人叫“红货怎样了？”

“已被吴老狗劫了，快上！”三弟大声叫。

吴老狗直等四名后到的人行将冲到，方哈哈狂笑道：

“谢谢诸位相送！哈哈！后会有期”。

声落人已撤出圈子，去势如电，向北冉冉而逝。

文昌在左近隐身相后，急起从另一侧狂追。他清晰地看到右前方先前曾经出现穿长袍黑影。也在追踪吴老狗的，身法奇快，而且声息毫无，他想：“这人不知是不是吴老狗的党羽，我得小心了。”

后面，六名大汉追了里余，轻功相差很远，口中不住大骂，声音渐渐消逝，不知追向何处去了。

吴老狗摆脱了追来的六大汉，向西一折，越野而走，不久侄看到前面出现了灯光，急向灯光掠去。他却不知身后有人，竟然毫无所觉地飞掠。

文昌目下的功力大非往昔可比，目力也超尘拔俗，可是，他却无法钉牢穿长袍的黑影。

穿长袍黑影在吴老狗后面十余丈，他也在穿长袍黑影后十余丈反钉。可是对方时隐时现，无从捉摸，刹时不见，又突然重现，象鬼魅幻形，轻功已臻化境，令他愈追愈心惊。

向西。正是府城方向。文昌已有计较，放胆追。

不久前面出现一座土岗，果林密布。岗南，有一座围子，不大，宽广不到二十丈，两丈高的寨墙门楼上，悬了一盏红色的灯笼，迎风格恍，看光景，便知是大户人家的宅第，是只有三五间大宅的私有土寨，而非村落。

吴老狗奔至寨门口，吹了一声口哨。门楼上的红色灯笼突然熄灭，暗影中有人轻喝道：“得手了么？”

吴老狗飘入没有寨门的破败寨口，一面低答：“到手了，只问阁下是否也带来了宝物。”

这是一座宽大的古寨，寨口门是被人打破的，里面亭台处，假山园林修得十分整齐。中明是三栋崇楼，画栋雕梁十分宏伟。可是灯光全无。空间无人。

门楼上飘下……个瘦小的黑影，点着一根山明杖，领先踏上台阶。吴老狗在侧后方大踏步跟上，一面问：“你把这栋封氏别馆的人全毙了”？

瘦小黑影啊了一声道：“封老狗冬天不在这儿住，在城里，这儿只有十来个健仆，用得着毙？你把我鬼影子孙明看成了杀人魔王了？”

“哈哈！你鬼影子竟然大慈大悲了？”

“不在。”鬼影子答得顶干脆。

吴老狗站住了，冷冷地道：“你是说，你并未得到那四颗珍珠？”

影子推开沉重的大门，里面黑沉沉，扭头说：“孙某已在府城做了手脚，拿来了。请啦！我们到里面谈交易。”

吴老狗呵呵大笑，道：“我虬髯客成了初出道的毛头娃娃了，你也很嫩啦！对不起，亮亮红物。”

“你先亮。”鬼影子冷冷地说，

虬髯客怀中一探，突又停下笑道，“你不亮我没有亮的必要。”

鬼影子略一沉思，终于在怀里掏出四颗大珠，白亮亮地，在掌心闪耀，一亮即收，说：“阁下不愧是老江湖，我鬼影子第一次遇上对手了。”

虬髯客没有机会细看，又不能抢过来细瞧，呵呵一笑，也掏出一个小布包扬了扬，一扬即收，道：“你不敢惹武当门人，我虬髯客可不信邪，好不容易等到他们分散了才动手，手到拿来，其实他们没甚不得了，真要硬夺，他们也无法保全这半幅秋山烟雨图。”

“请啦，到里面去当面对相。”鬼影子踏入大门“咳！阁下是否带有伴当？”虬髯客突然举目四顾发问。

“笑话，孙某在江湖独来独往，无人不知你未免胆小了！老兄。”

虬髯客站住不走，道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老兄，你先走一步，劳驾在里面先掌灯，不是吴某胆小，而是吴某老奸巨滑不想在阴沟里翻船。请！”

请字一出，他已向侧掠走，从侧屋上了瓦面，跳下则院一闪不见。

不久厅中大放光明，大厅中全是笨重的红木家具，布置的俗不可耐，神龛上两支巨烛，已被鬼影子点燃，拉过一张桌案自己跳上一端坐了，叫：“胆小鬼，来吧！”

虬髯客在左后厅掠出，左手地了一个被制穴道的人，呵呵大笑踏入厅中，把人丢下道：“阁下自以为了得，这儿就有一个人没有被你制住。老兄，你越来越不精明了。”说完，一脚把人踢飞。

鬼影子冷冷地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一两个人不成气候，谁真去搜遍整座大院？”

左侧内窗突然发出一声轻响，虬髯客手一抄，便奇快地拔出腰带上的巴首短杖，道：“难道说，里面还有未被制住的人？”

鬼影子暴急地叫：“老兄，你大名顶顶的老奸巨滑虬房客吴信，竟然是个疑神疑鬼胆小如鼠的小混混，不象话，你有个完没有？”

虬髯客却不理他，闪至内窗旁仔细搜索片刻，方定下心走到长案的另一端，怪眼不住向鬼影子打量，道：“本来，交换的地方应该由我指定……”

鬼影子一跃下案，向外走，不悦地说：“好吧，今晚我们不换了，由阁下指定交换的所在，再见了。”

虬髯客呵呵笑，怪声怪气地道：“来吧！你他娘的不必再捣鬼了，即使是另订交换处所阁下同样可以事先埋伏下党羽的。”

鬼影子沉着脸回到案端，怪叫道：“老贼，我该宰掉你这疑神疑鬼的脏小货。”

“你为何不下手？哈哈！”虬髯客怪笑，“砰”一声把布包按在桌案上，又道：“我们按规矩交换。”

鬼影子把四颗珠子放在一个小盒中，放在案的另一端，缓缓向右外方绕，一面道：“我们都是江湖中大名顶顶的人物，却效这种无信鼠辈的交换脏物方法，日后传出江湖，真要令人笑掉大牙。”

虬髯客向另一方向绕定，歪着嘴道：“笑掉大牙是他们的事，天下问该笑的事多着哩！

你我都是老狐狸，如此公平交换彼此不吃亏。”

两人绕至中心，一声冷喝，两人同向另一方抢去，伸手把红货抓在手中，也几乎同时大吼：“王八蛋狗养的，假红货！”

虬髯客“叭”一声掌拍在长案上，四颗珠粉碎了，怒叫道：“假的！四颗粉珠中，该有一颗毫无疑义，内中藏有亮宝图一幅。王八蛋，你瞧瞧是真是假？图呢？”他把珠粉信手一抹。确是中无别物。

鬼影子把布包残图劈面扔过，吼道：“狗养的看看你劫来的秋山烟雨图是啥玩艺？是他妈的素女经。孙某人一生不喜女色，要来有屁用。老狗赋，你定然吞没了原因，骗大爷的珠宝，今天你如不交出……”

虬髯客看了扔来的残图，吃了一惊，见鬼！那有什么秋小烟雨图？而是一卷手妙的黄帝素女经。据说，这是研习房中术的春画，不知是那一位缺德鬼写的，却假借黄帝的圣名作为著者，说是黄帝御三万女而成道，写成此经云云，胡说八道。这本经原名叫做素女秘道经，另有一付称素女方，大概是出于玄门方士之手，算是古籍之一。至于是否有用，天晓得。但历代帝王的宫庭内，却必定有这种淫书存在，不是奇闻。

他楞在那儿，鬼影子已经一闪即至，山藤杖猛地砸下罡气呼呼厉叫。

虬髯客不得不接，对方攻势极激极猛，他更不甘示弱，一声怒吼，龙首短杖全力挥出，“扑”一声响，两人皆被震得侧飘八尺，同声怒叫，再次发起抢攻。

大厅中宽敞，足以施展，两人的修为半斤八两，激斗二十余招仍未出现败象，旗鼓相当，厅中的家俱遇了难，摧枯拉朽般的纷纷碎裂。

激斗中，烛辉摇摇，一个长袍飘飘的黑影突地幽灵似的出现在大厅中，烛光映照下，原来不是黑影而是黑白相间的怪影。

隐伏在侧厢的文昌看清了怪影，倒抽一口凉气，暗叫不妙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又碰头了。半点不假，正是象貌堂堂的七幻道白鹤散人。

文昌心恨虬纵容十余年前在黑龙潭畔对他思将仇报，誓要亲自报复，却不愿假手于人，深恐虬髯客死在七幻道之手。轮不到他出面报仇，他目下功力大进，任督已通，但按修为进境来说，只算一半功，距化境仍远之又远，想和宇内十二高手论长短，未免太不自量力了。

七幻道的出现，令人心中发毛，他想退走，却又心中不甘，想出面，不啻以卵击石，划不来，他进退两难，只好留下来静观其变，一面准备好暗器，必要时准备一拼。老实说，他并不很怕武林十二高手，黑夜中脱身并非难事。七幻道在老君谷无缘无故打了他一袖，几乎要了他的命，此恨刻骨铭心，他不会轻易忘怀。他深信结算之期不会很远，七幻道也不会轻易放过他，两人之间，早晚有拼个你死我活的一天，除非他不再在江湖浪迹，还过达一天必定会降临。

七幻道的出现，并未影响激斗中的两个人，依然放手狂攻，都不想停手，事实上两人功力相当，撒手不易，谁收招先退，弄不好却有性命之忧，自陷绝境。

七幻道在地上拿起素女经，略一流览，笑道：“呵呵！假货。素女经不下百十种，真品已散失不存。这一卷是龙彪山老杂毛邵元节所写的，只值半文钱。喂！你两个蠢材给我住手，爬过来听候吩咐。”

他的嗓门大，喝声如沉雷，大厅中回音翁翁震耳。激斗中的两人吓了一跳，同时喝声“开”！飘身暴退掠出圈外文余，转身扭头一看，脸色全变了。